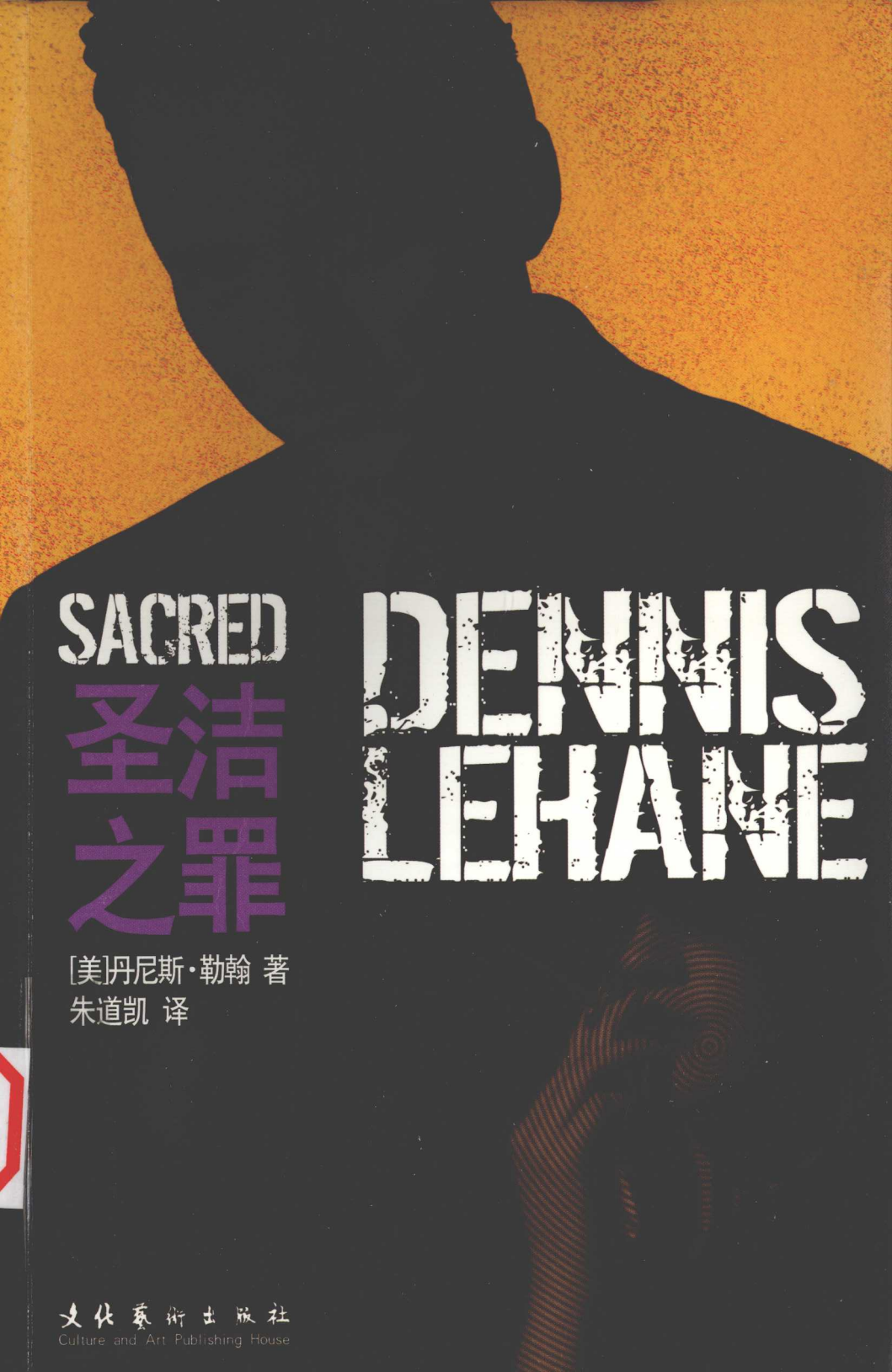




SACRED

圣洁之罪

[美]丹尼斯·勒翰 著
朱道凯 译

DENNIS
LEHANE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1712.45
1137

DENNIS
LEHANE
SACRED

圣洁之罪

[美] 丹尼斯·勒翰 著 朱道凯 译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圣洁之罪/(美) 勒翰著; 朱道凯译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0.1

ISBN 978-7-5039-4187-0

I. 圣… II. ①勒…②朱… III. 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00284号

圣洁之罪

- | | |
|------|--|
| 作 者 | [美]丹尼斯·勒翰 |
| 译 者 | 朱道凯 |
| 责任编辑 | 陶 伟 |
| 装帧设计 | 视觉传达 |
| 出版发行 | 文化艺术出版社 |
| 地 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|
| 网 址 | www.whyscbs.com |
| 电子邮箱 | whysbooks@263.net |
| 电 话 |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 |
| 经 销 | 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|
| 版 次 | 2010年1月第1版
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|
| 开 本 | 910×620毫米 1/32 |
| 印 张 | 12.25 |
| 字 数 | 160千字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039-4187-0 |
| 定 价 | 25.00元 |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第一部

悲痛纾解

1

一点建议：如果你在我们这附近跟踪人，千万别穿粉红色。

第一天，安琪和我察觉一个矮小圆胖的家伙尾随我们，他在灰色西装和黑色大衣底下穿了一件粉红色衬衫。西装是双排扣高级意大利货，比我们这一区常见的西装贵了好几百块钱。大衣是开司米羊毛料。我猜我的街坊邻居并不是买不起开司米大衣，但他们通常花了太多钱买胶带黏住他们的 1982 年份雪佛兰汽车的排气管，剩下的钱只够付向往已久的阿鲁巴假期。

第二天，矮小圆胖的家伙换掉粉红衬衫，改穿比较低调的白色，开司米大衣和意大利西装不见了，但戴了一顶帽子，仍然像迈克尔·杰克逊在托儿所里一样显眼。在我们这附近，或任何一个我知道的波士顿内城区，没有人会在头上戴棒球帽或偶尔一顶花呢鸭舌帽以外的任何东西。而我们这位身材酷似玩具

不倒翁，后来我们干脆这样称呼他的朋友，竟然戴了一顶硬壳圆顶礼帽。别误会，那顶帽子很漂亮，但不管怎么说还是礼帽。

“他可能是外星人。”安琪说。

我从林荫大道咖啡屋的窗子望出去。不倒翁的头猛抽一下，然后他弯腰拨弄鞋带。

“外星人，”我说，“从哪来的？法国？”

她对我皱眉头，一边在焙果上涂奶酪，焙果散发出辛辣的洋葱味，光是看一眼就足以让我潸然泪下。“不是，笨蛋。来自未来。你没看过老版《星际迷航》，寇克和史巴克回到30年代的地球，时空倒错得一塌糊涂那一集吗？”

“我讨厌《星际迷航》。”

“但你总熟悉这个概念吧。”

我点头，然后打个哈欠。不倒翁在研究一根电话线杆，一副从来没见过这玩意的样子。也许安琪猜对了。

“你怎么可能不喜欢《星际迷航》？”安琪说。

“很简单。我看了，我讨厌，我关机。”

“连《银河飞龙》都讨厌吗？”（译注：《银河飞龙》是重拍的第二代《星际迷航》剧集。）

“那是什么？”我说。

“你出生的时候，”她说，“我敢打赌你爸爸一定抱起你对你妈妈说：‘瞧，亲爱的，你刚生下一个漂亮的满腹牢骚的老头子。’”

“什么跟什么嘛！”我说。

第三天，我们决定找点乐子。早上起床后，我们从我家出发，安琪向北走，我向南走。

不倒翁尾随她。

但青面跟踪我。（译注：青面是电影《阿达一族》中身高七英尺、貌似幽灵的管家。）

我以前没见过青面，要不是不倒翁使我提高警觉，我可能永远不会发现他。

出门前，我从一盒夏天装备中找出一副太阳眼镜，天气好的时候，我戴这副墨镜骑脚踏车。镜框左侧附带一片小镜子，可以扭转朝外，戴上去可以让你看到后方。虽然没有 Q 给邦德的装备那么酷，但凑合着可以用了，何况我不必跟钱彭妮小姐调情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（译注：邦德是 007 电影里的情报员，Q 博士是发明许多高科技装备的兵器专家，钱彭妮是邦德上司军情六处首脑 M 的女秘书。）

我脑袋后面有一只眼睛，我敢打赌我是我们这条街上第一个脑后长眼的小鬼。

当我突然在派蒂餐坊门口停下，打算进去喝我早上第一杯咖啡时，我看到青面。我眼睛盯着店门，仿佛在读门上的菜单，拉出镜子，转动我的头，直到我注意到对街有一个貌似殡葬业者的男人，站在帕特杰药房前面。他两臂抱着麻雀般的胸膛，大刺刺地观察我的后脑。皱纹像河流一样切过他凹陷的脸颊，美人尖从他额头中央向上延伸。

进了派蒂餐坊，我把镜子转回来贴住镜框，点了咖啡。

“你突然瞎啦，帕特里克？”

我抬头看看焦尼·狄根，他把奶精倒进我的咖啡。“什么？”

“太阳眼镜，”他说，“我说啊，现在几月，才3月中而已，从感恩节到现在还没出过太阳。你是瞎了，还是只想扮炫搞怪？”

“只想扮炫搞怪，焦尼。”

他把咖啡顺着柜台滑到我前面，收了钱。

“没效啦。”他说。

出了店到大街上，我透过墨镜注视青面，他掸掸膝盖上的绒毛，然后弯腰系鞋带，和不倒翁昨天的动作如出一辙。

我摘掉太阳眼镜，回想焦尼·狄根的话。邦德酷则酷矣，但他永远不必走进派蒂餐坊。见鬼，你在这一带点杯伏特加马丁尼试试看。管你要摇要搅，保证你会被一屁股踢出窗外。（译注：伏特加马丁尼是007邦德最爱喝的鸡尾酒，shake not stir，要摇不要搅，是他吩咐酒保的招牌话。）

我过马路，向专心系鞋带的青面走去。

“嗨。”我说。

他直起身子，东张西望，好像有人老远从街区另一头喊他名字似的。

“嗨。”我又说，伸出我的手。

他看一眼我的手，继续眺望马路尽头。

“哇，”我说，“你跟人的本事烂透了，但至少你的社交技巧锻炼得炉火纯青。”

他缓缓转头，慢得像地球自转一般，直到他的黑眼珠和我四目交接。他必须低头才能看到我的眼睛，他的骷髅头影子遮

住我的脸，蔓延到我肩膀。而且我个子不矮。

“我们认识吗，先生？”他的声音像随时会被召回棺材。

“当然认识，”我说，“你是青面。”我上下扫瞄一遍马路。
“毛毛表哥呢，青面？”（译注：毛毛表哥是《阿达一族》中全身披盖金色长发的 Cousin It。）

“你自以为很风趣，其实一点也不好笑，先生。”

我举起手上的咖啡杯。“待我补充一点咖啡因，青面。保证十五分钟后我会让你笑破肚皮。”

他对我微笑，脸颊上的河沟变成峡谷。“你不该这么容易被料到，肯奇先生。”

“怎么说，青面？”

一具起重机吊了一根水泥桩子甩在我的后背，某个长了尖锐细牙的东西咬了我脖子右侧皮肤一口，青面突然一个踉跄跌出我的视野，人行道自动掀起向我的耳朵滚过来。

“喜欢你的太阳眼镜，肯奇先生，”不倒翁说，橡皮气球般的脸从我面前飘过，“很有特色。”

“非常高科技。”青面说。

有人发出笑声，另一人发动汽车引擎，我感觉自己好蠢。

Q 知道了一定吐血。

“头好痛。”安琪说。

我们并排坐在一张黑皮沙发上，她的手和我一样也绑在背后。

“你呢，肯奇先生？”一个声音问。“你的头怎样？”

“摇动了，”我说，“没搅拌。”

我把头转到声音的方向，只见一束冷硬黄光，边缘泛出柔和的褐色。我眨眨眼，感觉房间稍稍滑动了一下。

“抱歉给你们打麻醉剂，”声音说，“如果有别的办法……”

“不用遗憾，先生，”我辨出青面的声音，“没有别的办法。”

“朱利安，请你给珍纳洛小姐和肯奇先生几粒阿司匹林。”冷硬黄光后面传来一声叹息。“并且松开他们，劳驾。”

“万一他们乱动呢？”不倒翁的声音。

“看好他们，不准他们乱动，克里夫顿先生。”

“是，先生。乐于从命。”

“我的名字是特雷弗·斯通，”灯光后面的男人说，“这个名字对你们有任何意义吗？”

我揉手腕上的红印。

安琪揉她的，从这间我猜是特雷弗·斯通的书房里吸了几大口氧气。

“我在问你话。”

我直视黄灯。“是，你问了。了不起。”我转头看安琪。“你怎样？”

“我手腕痛，头也痛。”

“除此之外？”

“大体而言我情绪恶劣。”

我回头看灯。“我们情绪恶劣。”

“我想也是。”

“操你。”我说。

“妙语如珠。”特雷弗·斯通从柔和的灯光后面说，不倒翁和青面轻轻笑出声来。

“妙语如珠。”不倒翁复述。

“肯奇先生，珍纳洛小姐，”特雷弗·斯通说，“我可以向你们保证，我不想伤害你们。必要时我会，但我不愿意。我需要你们帮忙。”

“噢，好吧。”我两腿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感觉安琪在我旁边也站了起来。

“如果你们哪个白痴能开车送我们回家的话。”安琪说。

我抓住她的手，因为两腿不听使唤向沙发倒回去，房间也偏向右倾斜了一点。青面伸出食指在我胸口点一下，轻到我几乎感觉不到，安琪和我立刻跌回沙发上。

再等五分钟，我告诉我的腿，咱们再试一次。

“肯奇先生，”特雷弗·斯通说，“你可以不断尝试从那张沙发站起来，我们也可以不断用一根羽毛把你推回去，至少在，哦，我估计三十分钟内。所以，歇歇吧。”

“绑架，”安琪说，“强迫监禁。你听说过这些名词吗，斯通先生？”

“听说过。”

“很好。你可知道这两项都是联邦罪，罚律相当重？”

“嗯，”特雷弗·斯通说，“珍纳洛小姐，肯奇先生，你们对自己总有一天会死知道多少？”

“我们有过几次跟死亡接触的经验。”安琪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。

安琪对我扬起眉毛。我扬起我的眉毛回应她。

“但就像你说的，那些只是擦身而过。匆匆一瞥，来了又去。你们现在都还活着，都还年轻，都可以合理期待你们还会在地球上活三四十年。这个世界——它的法律，它的道德和风俗，它给联邦罪订的强制刑期——对你们还有约束作用。我呢，却再也没有任何顾忌。”

“他是鬼。”我低声说，安琪用肘弯捅我的肋骨。

“很正确，肯奇先生，”他说，“很正确。”

黄灯移开我的眼睛，我对着取而代之的黑暗空间眨眼。一个针尖大的白点在黑暗中央急转，转成几个更大的橙色圆圈，像变焦光圈一样逐渐扩大，直到超出我的视线范围。接着我的视力清晰了，我正盯着特雷弗·斯通。

他的上半部脸像用金色橡木雕刻出来的，高耸如峭壁的眉毛，在冷硬的绿眼上投下阴影，鼻如鹰勾，颧骨突出，皮肤是珍珠的颜色。

然而，他的下半部脸却向内塌陷。下颚两侧粉碎，骨头似乎融入嘴巴里面。下巴磨损到只剩下一粒肉瘤，包在橡胶般软趴趴的皮肤里，垂向地板。他的嘴已无任何形状可言，像变形虫一样漂浮在乱七八糟的下半部脸中，嘴唇干枯灰白。

他的年龄可能在四十岁到七十岁之间。

棕色贴布盖住他的喉咙，潮湿如鞭痕。他从巨大的书桌后面站起来，手里拄着一根桃花心木拐杖，杖柄是一个金制龙头。

他穿了一条灰色苏格兰呢长裤，空荡荡地鼓在细腿周围，但他的蓝色棉衬衫和黑色亚麻外套却合身地贴着壮硕的胸膛和肩膀，像生在那里一样。握着拐杖的手仿佛随便一捏就能把高尔夫球捏成粉末。

他站定双足，目不转睛地凝视我们，倚着拐杖的身体在颤抖。

“仔细看，”特雷弗·斯通说，“然后听我讲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。”

2

“去年，”特雷弗·斯通说，“我太太参加贝肯山萨默塞特俱乐部一个派对后开车回家。你们知道那地方吗？”

“我们所有宴会都在那里举办。”安琪说。

“是吗？总之，她的车子抛锚。她打电话来的时候，我正要离开市中心办公室，于是我去接她。稀奇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说。

他眨眨眼。“我只是想到我们这么做多难得。我是说一起开车。这种事变成我专心事业的牺牲品。像并肩坐在同一部车里二十分钟这么简单的事，我们一年能做六次就算幸运了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安琪说。

他清清喉咙。“下杜宾桥的时候，一辆车企图把我们挤出道路。劫车，我想是这种案子的名称。我刚买下这辆美洲虎XKE不久，当然不肯轻易让一群恶棍抢走，他们别以为看上什

么东西，那东西就属于他们。所以……”

他凝视窗外片刻，我只能假设，他迷失在那个混杂金属摩擦、引擎旋转气味的黑夜中。

“我的车子翻到驾驶座那一边。我太太伊内兹不停尖叫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她的脊椎当场撞碎。劫车犯气坏了，因为我毁了他们以为已经属于他们的车子。我拼命保持清醒，眼睁睁看着他们开枪打死伊内兹。他们不断对车子开枪，三颗子弹落到我身上。怪的是，虽然一颗打到我下颚，但没有一颗造成重伤。然后三个匪徒花了点时间想放火烧车，但他们始终没想到戳破油箱的办法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不耐烦，走了。我躺在那里，身上有三弹子弹，骨头断了几根，我太太死在我旁边。”

我们离开书房，留下青面和不倒翁，脚步不稳地走进特雷弗·斯通的休闲室或男士客厅，或不管你怎么称呼一间飞机棚大小，内有英式、美式台球桌各一张，樱桃木衬底的飞镖靶，扑克牌桌，角落里还有一个小型高尔夫球推杆果岭的房间。房间东边沿墙一排桃花心木吧台，上面悬挂的酒杯足够让肯尼迪家族连开一个月派对。

特雷弗·斯通倒了两指宽的单一麦芽威士忌到他的酒杯，作势要倒一杯给我，又要倒给安琪，我们两人都拒绝。

“作案的男人——其实是男孩——很快被起诉和定罪，判了终身监禁永不得假释，最近开始在诺福克监狱服刑，我猜，这已经是最接近正义的结果了。我女儿和我葬了伊内兹，除了悲痛，事情应该到此为止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安琪说。

“当医生开刀取出我下颚的子弹时，他们怀疑我有癌症。进一步检查后，在我的淋巴结里找到。他们预期接下来会蔓延到我的小肠和大肠。我相信，要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割到没东西可割。”

“多久？”我说。

“六个月。那是医生的看法。我的身体告诉我只剩五个月。无论如何，我已经度过人生最后一个秋天了。”

他旋转椅子，再度眺望窗外海景。我顺着他的视线，注意到一弯弧形礁石横跨海湾。礁石尖端分叉，像龙虾钳子一样向外刺出，我的目光移回礁石中段，直到我认出熟悉的灯塔。特雷弗·斯通的房子坐落在大理石首峡中央一个悬崖上，位于波士顿北岸锯齿状的风景区，这儿一栋房子的要价只比大多数城镇买下整个镇便宜一点点。

“悲痛，”他说，“会吃人。它啃噬你，不论你醒着或睡着，不论你反不反抗。很像癌症。一天早上你醒来，发现所有其他情绪——喜悦、嫉妒、贪婪，甚至爱——统统被它吞没。只剩你一人孤伶伶和悲痛作伴，赤裸裸面对它。它占有你。”

他杯中冰块喀嚓作响，他低头看冰块。

“不必如此。”安琪说。

他转身，撇着变形虫般的嘴对她微笑。惨白的嘴唇在腐朽的肌肤和粉碎的颞骨上颤抖，微笑消失。

“你了解悲痛，”他柔声说，“我知道。你失去丈夫。五个月前，是吗？”